

第五七二册

理學彙編

經籍典

春秋部

卷三〇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九十七卷目錄

春秋部藝文一



答殷侍御  
春秋部論春秋書

柳宗元  
韓愈

春秋部藝文一  
經籍典第一百九十七卷

移太常博士書

漢劉歆

請立左氏傳博士疏

後漢陳元

隨武子讚

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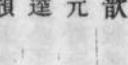
移太常博士立左氏春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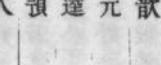
三傳異同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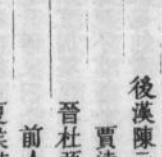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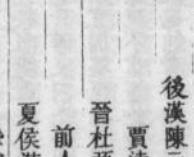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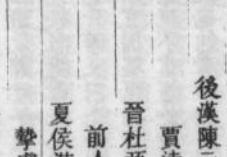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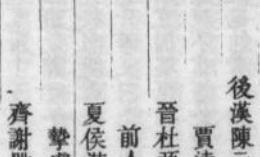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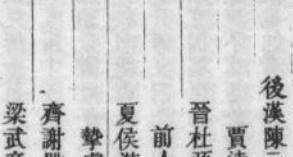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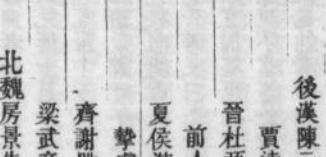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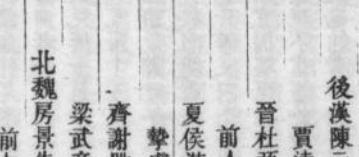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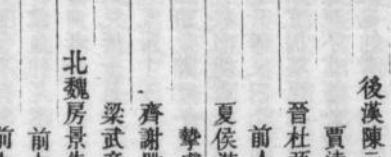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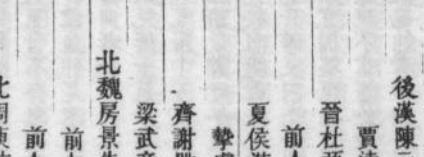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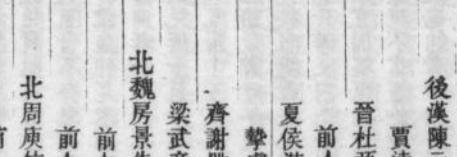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



春秋長曆



春秋長曆



春秋長曆



春秋長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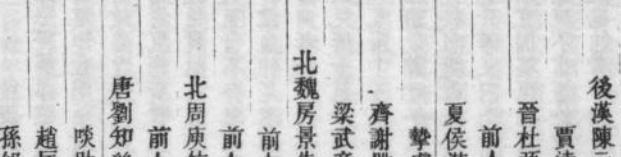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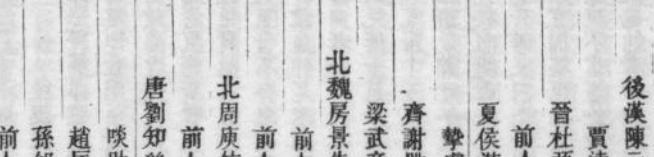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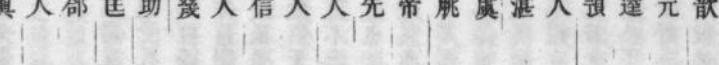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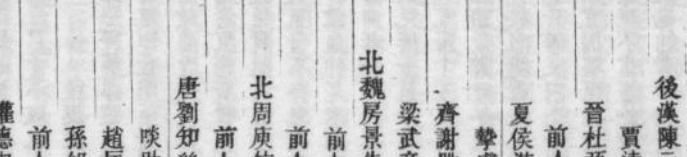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



春秋長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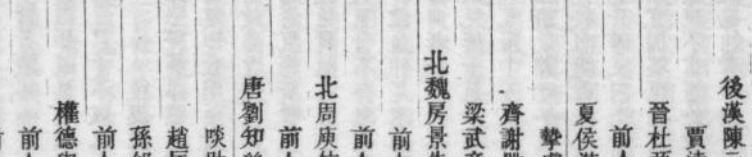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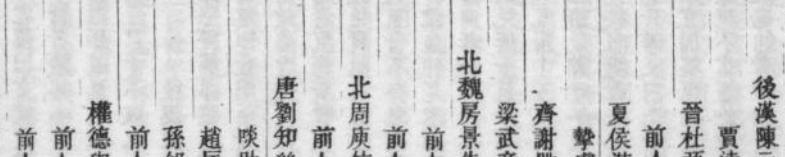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



春秋長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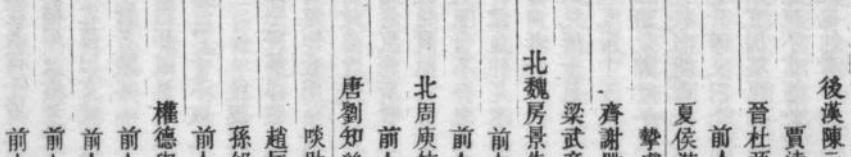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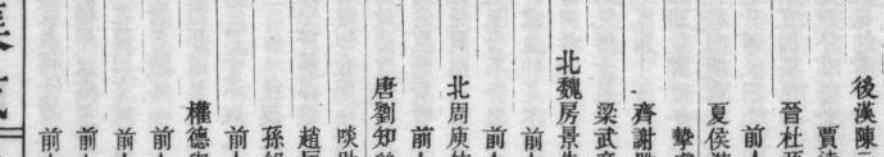
春秋長曆



春秋長曆



春秋長曆



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九十七卷春秋部

第五七二冊之〇一葉

微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往者博士有春秋公羊  
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  
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豈可  
偏絕故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好道真達明詔失聖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請立左氏傳博士疏

後漢陳元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竝用深懲經藝謬雜真僞錯亂  
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  
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  
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  
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聞之道左氏孤學  
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  
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子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  
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  
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  
左氏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  
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牒點微辭以年數小差授  
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  
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  
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  
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  
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  
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誥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  
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  
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典至今與公羊並存此  
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

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  
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  
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畱思聖藝眷顧  
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  
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洗汰學者之累惑使基  
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  
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名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  
道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三傳異同疏

賈逵

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  
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  
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  
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  
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未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識  
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  
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  
太常持其義長訊挫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  
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獄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  
左氏遂爲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典立左氏  
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識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  
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  
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  
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  
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

書稱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  
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  
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  
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有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  
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  
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  
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  
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  
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  
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以宣明曆數也  
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  
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竝起時史之謬  
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曆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  
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此非用幣代鼓常月  
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曆誤實是七月之朔非  
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應未作日有食之  
因變而起曆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復發傳曰  
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側欲以明諸  
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識所謂  
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  
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  
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游  
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畱意廢學以廣聖  
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春秋長曆論

晉杜預

書稱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  
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  
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  
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有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  
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  
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  
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  
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  
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  
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以宣明曆數也  
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  
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竝起時史之謬  
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曆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  
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此非用幣代鼓常月  
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曆誤實是七月之朔非  
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應未作日有食之  
因變而起曆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復發傳曰  
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側欲以明諸

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訛一朝近於指鹿爲馬故傳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爲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曆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曆唯一食曆術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諸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達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曆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

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攷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曆之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爲經傳長曆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文曆也學者覽焉

### 春秋長曆說

前人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而不憊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子駿造三正曆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曆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蝕於朔此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達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易數字仍並存俟考

### 左丘明贊

夏侯湛

世亂謗君子道憂丘明達聖志在春秋微言逃難旁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前題

擎虞

丘明作史時維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微猷闡明正典光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

謝隨王賜左傳啓

齊謝脫

荀子憲殺青近發中汗恩勸撫策慈助下帷脫未窺山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

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有蝕者有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曆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

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遠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推其學以推春秋此異於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爲歷諸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筆者李修上顯依論體爲衛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術用三百歲改憲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考今古十五事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疎也按此兩篇並載百三名家註征南集今考此篇即前篇刪共首尾餘止移易數字仍並存俟考

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簾金遺其貽厥披覽神勝吟  
諷知厚

答劉之遜詔

梁武帝

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傳尚闕  
之遷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二傳同意十科  
合三十事上之高祖詔答

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詞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  
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東西河之學擗椒之解  
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修穀梁  
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鑑  
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  
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  
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  
所問也

左氏疑問

北魏房景先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爲不可曰受薰從天  
人倫所重保育異宗承奉郊廟而乃肆極昏淫福傾  
合巹之尊怙亂無終殄滅誕鞠之愛齊桓匡翼四方  
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生貶違以殺  
爲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期雖窮勃履朝臣不宜糾  
既事反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衷孰爲優允

公羊疑問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  
丘偏祀猶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  
虔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  
胄禮不上通昏廟後爐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  
無二統純風既諱元牡肆尊禮不虛草庶昭異聞

穀梁疑問

前人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  
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爲教本其  
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屈於周典傳公魯之盛  
君告誠虔祇穆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咎於天則  
神不棄鑒歸愆於人則頌聲宜替旣命龜失辰靈威  
弗眷郊饗不從配天斯歛卽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  
而制

鉏麑見趙盾贊

北周庾信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鉏麑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  
顧瞻城闕利劍不抽青槐先絕

延陵季子遇徐君贊

前人

徐君有禮季子惟賢經過一過如舊依然人非別後  
心許生前長松雖合寶劍猶懸

三傳論

唐劉知幾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  
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于學至成帝世  
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  
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  
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詬讐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  
之學苟以專精爲主止于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  
至若論大體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  
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榷而論之言傳者固當  
以左氏爲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言之又不得其情如  
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  
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耳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  
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

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  
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  
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  
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于固集中復有難左氏九  
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  
前後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爲本如理  
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  
之於後云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  
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  
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之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  
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  
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  
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旣躬爲  
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節書晉志之類  
凡此諸籍莫不舉觀其傳廣包化國每事皆詳其長  
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  
才而膺受經之託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  
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  
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  
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  
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其短一也左氏述臧  
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  
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  
言形于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  
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稱

量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獎削孟堅雌黃所稱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于此其錄人言也語乃詭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降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斟其功用厚薄指意淺深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智聽夫自我作古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爲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薨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所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瞞得罪于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何也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爲主而於內則爲國隱惡于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于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必彰真僞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

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錄無愧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儒者苟謗左氏作傳多叙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弑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瞽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魯侯禦宋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堂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覬其哭於陽門介夫乃止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爲賢者諱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正大夫皆執國權其記時也蓋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荆昭夫人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葬葬焉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年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樂書仕於周室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基申誠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反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後迄於魏滅年將千祀其書浸廢至晉太康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故東晉云若使此書出於漢

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擊處東晉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顥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爲師範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謬褒譏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徹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僞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二傳之優劣見矣

### 三傳得失議

啖助

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爲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典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論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上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諺等雜在其中故叙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合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又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二數條大義特河陽亦以原情爲說欲令後人推此以及

餘事而作傳之人不達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誕又左氏本末釋者抑爲之說遂令邪正紛擾學者迷宗也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密于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疏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踳駁不倫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爲褒貶誠則然矣其中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二傳穿鑿悉以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公羊穀梁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况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爾左氏言褒貶者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故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趙氏損益議

趙匡

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己意條例明暢真通賢之爲也惜其經之大意或未標顯人云聖人無全能况賢者乎予因尋釋之次心所不安者隨而疏之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一端而已與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喪紀朝聘蒐狩昏取皆違禮則議之是與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以窮精理也精

理者非權無以及之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然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辨惑質疑爲後王法何必從夏乎或曰若非變周之意則周典未亾焉用春秋答曰禮典者所以防亂耳既作矣則典禮非能治也喻之一身則養生之法所以防病病既作矣則養生之書不能治也治之者在針藥爾故春秋者亦世之針藥也相助救世理當如此何云變哉若謂春秋變禮典則針藥亦爲變養生可乎哉問者曰若春秋亦變周之意則帝王之制莫盛於周乎答曰非此之謂也夫改制創法王者之事夫子身爲人臣分不當爾若夫帝王簡易精淳之道安得無之哉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瘅惡不失織芥如斯而已觀夫三家之說其弘意大指多未之知褒貶差品所中無幾故王崩不書者三王葬不書者七嗣王卽位桓文之霸皆無義說盟會侵伐豈無褒貶亦莫之論略舉數事觸類皆爾故曰弘意大指多未之知也至于分析名目以示懲勸乖經失指多非少是啖氏雖已裁擇而蕪穢尚繁於戲聖典窮乏千數百年理當發揮不可以已豈苟駁先儒哉故褒貶之指在乎例綴敘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槩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卽位崩薨卒葬朝聘盟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

諫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悉書以志實二曰略常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文以示義五曰卽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曰示諱以存禮八曰詳內以異外九曰闕略因舊史十曰損益以成辭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爾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答曰非微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差之也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爾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辭簡義隱理自當爾非微之也故成人之言童子不能曉也縣官之才民吏不能及也是以小智不及大智况聖人之言乎此情性自然之品彙非微之也今持不逮之資欲勿學而能此豈里巷之言苟爾而易知乎

春秋無賢臣論

孫邵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爲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父孝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父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院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孔之惡于是風教大壞海內焚如

天不能陰驚下民降大聖以爲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惑後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邪無賢臣哉予爲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嚴桓嚴叔徵而奇之或謂可刊

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邪少之邪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盍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前人

周成王定鼎于郏鄏三十一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蓋以崇天命利生民非樂兆民之上也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十年十世邪必也欲求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上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末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戒而盛帝辛特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十世者乎

進士策問

春秋

唐權德輿

問孔聖屬詞丘明同恥裁成義類比事繁年居體元之前已有先傳在獲麟之後尙列餘經豈脫簡之難

微復絕筆之云悞子產遺愛也而路伯石叔向遺直也而戮叔魚吳季札附子臧而吳衰宋宣公捨與夷而宋亂陣爲鵠鶴戰豎千魚麗詛以犬雞信寧優

于牛耳子所習也爲予言之

進士策問

春秋

前人

問魯史成文以一字爲褒貶漢庭尚學有二傳之異同雖子夏授經孫卿肄業而去聖遠傳疑儻多閭以定時何非乎告朔零乃閏雨奚憂于去讓文有無

天之說定有無王之年例或難通理亦未盡術輒辭以尊祖于義安乎許止闕于嘗藥受誣乃甚以茲疑滯皆藉發明穀梁子之言固當有據應上公于古復是何神諸儒待問一爲覩縷

明經策問

左傳

前人

問春秋者以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元凱悅丘明之傳而爲注然則夫子感獲麟之無應因經筆以寄詞作爲褒貶使有勸懼是則聖人無位者之爲政也其子筆削義例豈皆用周法耶左氏有無經之傳杜氏又錯傳分經誠多艷富慮失根本旣學于是頗嘗思乎

明經策問

春秋

前人

問褒貶之書宣父約于史氏清婉之傳卜商授于門人經有體元且無訓說日稱夜食頗近迂異徵禦躬之修聘聚綦贊之方言晉大夫奚俟于借行衛公子豈名其天疾隱居攝以崇讓鄭討叛以減親未曰申邪寧爲積慮鄒氏夾氏學旣不博尸子沈子復爲何者鄙夫未達有作嘉言

明經策問

左傳

前人

問魯史之文先師用明於王道漢武之代左氏不列於學官誠義例之可觀終誣鑿而多失鳳凰啓兆陳氏不得不冒鵠鶴成謠季氏不得不叛旣未然於前定於立教而謂何同恥釋經豈其如是夏五之闕雖繫月而何嫌良人之占於兼山爲何象因生因誣未詳命氏之殊德命類命請數制名之義生旣充賦無解說經

答殷侍御書

韓愈

前人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亾以至於老所謂不

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輒自蹶踏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忘情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緩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捲捲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美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柳宗元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會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恆願歸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篤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盡得微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惟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于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單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善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解今凡言褒貶息大善惡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輸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雖咬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

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跡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梁丘據贊

前人

鴻夷子皮讀

前人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理時覩晏子食寡肉味憂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諱賢協惡民蠹國圮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

功成不居先生傳之

司空圖  
疑經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邪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之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sub>否</sub>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爲魯不爲周邪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爲晉侯諱名天子豈可不爲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卽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誨恪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某責貢金儻以取金爲不文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亦識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詞皆小小者耳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荆王晉侯虐我小邦南則荆侵北則晉攻掠首掠尾東里子產讚前人

周衰晉霸世有哲卿范武在秦晉國如傾將中軍師拔晉于魯一言而合爰制師旅布命諸侯威行九土周王南面列國來朝朝服濟河心無動搖束髮左衽遷乎一朝邢歸衛存楚貢苞茅懸車北討山戎遁逃三歸備職不足累德七子仕楚後人霑臆隨武子讚

小白圖霸尊周服楚聿求仁智扶我此舉叔牙知人拔晉于魯一言而合爰制師旅布命諸侯威行九土周王南面列國來朝朝服濟河心無動搖束髮左衽遷乎一朝邢歸衛存楚貢苞茅懸車北討山戎遁逃三歸備職不足累德七子仕楚後人霑臆

龍蟠幽谷潛伏非時蟬蛻高枝飲露而飛進如風行退若雲歸冥冥何慕翩翩若斯小粵霸與強吳蕩夷

我行漆水

前人

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上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笑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閭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得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閩闈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慮處危戚鎮曷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覺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執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潔己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秦穆謚繆論

皮日休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闕者將死而方救憇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擊摶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爲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鯀鯀之不績天下之民誤禹以爲功夫如是擊之人民尚倍之如是况先置者邪當晉獻驪姬之亂後

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人國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紮之言乃先置夷吾是爲惠公公之人也背内外之賂誅本立之臣蒸先父之室故生民與誅死者無報卒身獲於秦而子殺於晉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擊立八年不善而去鮑周三載弗續而誅况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蠥爲社稷之稂莠立十五年其爲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爲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爲定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遐荒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士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貴顯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牧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懿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彌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

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等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鬪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鬪辛鬪巢鬪懷爲氏生爲賈孫叔敖薳啓彊薳子憑薳掩薳罷屈氏生屈湯屈到屈建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爲霸者用其子弟名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樂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名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楚之春申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爲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仲尼之修春秋也先成其志後誅其意是以晉侯名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本其尊獎其謀也許止不嘗藥書云太子弑其君以爲防微之道卿行稱字得所舉也師行稱人伐有辭也以一字稱褒貶之意爲千載不刊之典亂臣賊子莫不知其善不可奪惡不可掩其懸之日月以爲王化今國家公卿大臣文武將帥之初命也其爲相者禹稷之化也蕭曹之上也變理陰陽平和九州斯其人也及其被廢之日竊位之小人也亂國之小人也是不可忍也及復之日周公

朱希濟

褒貶論 朱希濟  
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本其尊獎其謀也許止不嘗藥書云太子弑其君以爲防微之道卿行稱字得所舉也師行稱人伐有辭也以一字稱褒貶之意爲千載不刊之典亂臣賊子莫不知其善不可奪惡不可掩其懸之日月以爲王化今國家公卿大臣文武將帥之初命也其爲相者禹稷之化也蕭曹之上也變理陰陽平和九州斯其人也及其被廢之日竊位之小人也亂國之小人也是不可忍也及復之日周公

之被謗也召公之相疑也子文之三已也孫叔敖之三相也然後可以爲賢人其爲將者扞城之材爲國之屏也式遏寇虐底定王國斯其任也其被罪之日匹夫之勇也非國將之材也覆軍敗國棄戈奔北者矣殆不可用也復用之日荀林父再敗而勝孟明視三敗而後獲以何傷乎百執事之間率如是用捨觀其人或始於善終於惡中復可用後又不可用是非相論善惡相離皆欲遵之王言以爲之國乃奸謀之深蠹者也後有寒素者與奄人結刑壯<sub>疑</sub>之盟以取鈞軸之任偶以章疏得罪上雖切齒朋援未移衆知必復其位時爲執筆者乃大美其詞以謀其身必使朝廷怒而譴之一南行而已果皆中其旨未期年而舊相復入僅三歲而公亦入相台文非求宦者乃結宦者之深者又機巧之微密者也今之世若蘊耀嫉正之歸國奪其鹽鐵之柄乘休惡景望之文行同居鈞衡之列近師有尚父之號准之猶子持謀臣之權采納<sub>二字</sub>而至中多議定出二相之口趣三鎮之師且曰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不逾月而二相被誅九廟以危外之人皆曰武臣之爲亂也我知之矣此皆儒者之爲亂也此意之深罪之明者皆仲尼所必誅者究朝廷爲亂之本始由君臣同心同德以誅宦者嫉之太甚須至于亂遂至所立必冲幼所命非賢者爲賢人負罪者爲非材惜哉賢人之事業夫子之褒貶後之爲史者當訪于長者之譚求之于野人之說斯可以正之矣

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

呂溫

臣某言臣聞惟睿作聖觀乎人文達則化成窮則垂訓先師所以述堯舜志在春秋懸衡百王撥亂三季正大道之本清至公之源通羣方以誠貞天下於一動無不順道德之要機斷無不齊帝王之利器而梁木既壞生知蓋寡三傳得失索隱未周羣儒異同致遠皆泥沒微言於茲蔓亡要旨於多岐奧室不開漫逾千祀天其或者將有俟焉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氣和物茂遠至邇安欲以人情爲田講學爲擇鎮定皇極耀光時雍道之將行實在今日臣不揣蒙陋斐然有志思竊聖奧仰奉文明以故潤州丹陽縣主簿臣啖助爲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臣趙匡爲益友考左氏之疎密辨公穀之善否務斥異端用明本意助或未盡敢讓當仁匡有可行亦刈其楚輒集注春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覃三紀元首雖白濁河已清微臣何幸與道偕遇竊以德之匪鄰骨肉無應道苟訣合古今相知然則堯舜之心非宣尼不見宣尼之志非陛下不行庶因儀鳳之辰永洗獲麟之恨臣官忝國學思非出位以爲家寶罪實欺天謹昧死寫前件書詣東上閤門奉進伏候聖鑒輕贊宸嚴魂爽飛越無任

五色比象賦

公二年

陶拱

聖人以王命之施官秩之設貴有品類賤有等列望之可辨非旌表而焉知出而身殊宜車服之有別于是招繪素之黨召彩筆之徒程亂目之衆色寫外物于百夫以俟伯子男之服爲飾以山龍華蟲之象爲殊莫不煌煌焚熑曠煜青爲山兮曉嶷而爭峻赤爲火兮絕熾而含燠粉米以純白而璀璨宗彝以太元而護郁翬而爲羽則振迅而對飛暈而爲龍則跨騰而相逐蓋上古之禮制亦當今之法服必謂美妙無盡精微有餘侔桂月之規縱麗大而莫勝擬海藻之質雖摛文而不知實逞巧之無比信取象而靡虛豈徒用別于蒞職蓋亦或施于載車懿其創自于心成之在手或大之者不遺其美惡小之者不失其妍醜此實權等于真宰功齊于妙有所以作國家之程式辨王臣之印綬歷萬代之恆規經百王而共守不然者法實糾糾制有允休何必假其彩色之炳煥施于君子之衣裘合九章之物者則寫非五等之服者則否故往代垂模明君立制一則爵命之易辨一則制容之昭麗宜乎嘉其義重其事佐盛禮而罔易垂後代以永示信哉表德之爲良亦美作者之深意

濟河焚舟賦

高適

昔孟明之載戰載北也空山肉填平地血流匹馬隻輪蕩然不收社稷包羞朝廷隱憂用兵至此不死何求誠以棄瑕之恩未報拜賜之言虛設砥名厲節易申薄伐駟馬雲滅長劍電掣哮闕兮前狼後虎威棱兮左霜右雪火干旗而四面風生雷萬鼓而一道地裂小長平之瓦散不周之柱折朝出乎咸秦夕臨乎孟津其氣益振其屈欲伸於是于河中之舟示軍地改轍冀乘榆之未晚得雌雄之一決乃復總兀戎申薄伐駟馬雲滅長劍電掣哮闕兮前狼後虎威棱兮左霜右雪火干旗而四面風生雷萬鼓而一道地裂小長平之瓦散不周之柱折朝出乎咸秦夕臨乎孟津其氣益振其屈欲伸於是于河中之舟示軍

乎湯泉舳艤化而爲炭械棹颶而爲煙水聲與軍聲

初稅畝判

王之貴

附上焉能服人且已効忠未爲于典當採議於中尉  
諒無嫌於所司

前題

高璠

筋力長財任農勸業利則已久稅宜在均或乘弊以  
斂輕或因虛而斂重邦都以入未息夫家之征倉廩  
是資仍鞭什一之稅籌茲變法初欲贍官亦猶搜粟  
都尉冀立阜時之策司農中丞用成強國之謀雖將  
實於邦府恐多奪於羣黎人其不足國將如何徵之  
以古則魯公之制難循傳之於今惟有若之言可尚  
書初以懲變法之始計畝而示重稅之苛

前題

趙柄簡

大道既行農不易畝中孚斯及國有常征貢者不煩  
各修九賦之職取者非澤寧等三農之勤惟彼所司  
於何妄作隳周公之垂法行魯宣之新政穀出不過  
籍已舉丘明之凡法迺變於人寧規商鞅之律毗則  
骨怨誰任其辜主上情殷納隍慮一物之乖所見夫  
伯之用賢責功捨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藉  
主司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藉主司之忠由是觀秦  
吳之力莫屬其間此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秦  
圖之大也見子桑猶耳目之在躬以其視視一國之明以  
晉山嘉氣塞秦關曹沫復魯之勤自居其下范蠡平  
攻而取掠地於大河之北封尸於崤陵之下既而鬼  
得償前恥人得解厚顏四顧野清橫行而旋謀聲破  
晉山嘉氣塞秦關曹沫復魯之勤自居其下范蠡平  
我后渴賢固久縣無私之鏡以照六合持無偏之衡

以秤九有撮奇拾異封非盡取若有一人兮近文章  
舍堅貞悔已往之無成謀大來於此行出蜀郡題橋  
以見志入函關棄繩以示誠寧作焚舟而死不爲棄  
甲而生投軍於子桑自比於孟明君謂之何如哉言  
之不可以已也頌之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事君  
如之何匪媒不得知焚舟之役非孟明之力乃子  
桑之力也

前題

孔齊參

前題

杜挺

什一而稅周道如砥二吾不足魯政斯壞國家鄰善  
以化寶穀而理上下皆給不學算車移人邑和大來  
惟知手舞足蹈嗟爾加稅昧我大猷曾不慕於若堯  
坐胎陷於大桀將謂凌我有司何取於匪躬寧有盜  
臣中尉且多於戶祿儻能率法抑有前聞若苟而爲  
斯亦奚問

前題

尹深源

前題

杜挺

郊賦有籍邦政是數制乎上地無越三人之倫居彼  
中田常許兩家之共始成薄賦乃曰恤人周末無年  
魯初有制要稅畝者作哀公對盍徹乎聞諸有若  
所以人多怨咨國起侵伐動干戈而稅繁供軍旅而  
儲廣抑爲末也寧是本歟富今薰風阜財協氣登穀  
兵則不動人其以寧斯足解愠之時奚爲變法之稅  
中尉推過罔失臣儀與人頑康當歸帝美兩執斷矣

論甫聞於魯臣旣繁歲之征同起祁寒之怨徒欲  
先王制禮將使田賦有經中古從權亦由國用不足  
履畝而稅侵農實多小東作詩見刺於譚后大笑爲  
比崇身與二八爭功威強晉霸西戎不亦宜乎明明  
我后渴賢固久縣無私之鏡以照六合持無偏之衡

厥初稅畝稽諸魯策用採憲章雖怨咎之談實多橫  
議而損益之政或在權宜然則擇利而行何常之有  
舉以非法斯其病諸較其短長於是乎在

前題

尹深源

前題

杜挺

一言在茲

除朱震春秋博士告詞

宋欽宗

勅迪功郎朱震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是經之不用於世果遵何說哉朕比詔立學官用以取士命汝往處師席爾推明二家之同異與諸生切磨以求合於聖人之意因俾漢儒專以命家則稱朕旨可特授依前官守大學春秋博士靖康

元年五月九日

除朱震太學春秋博士告詞

同前

勅宣教郎朱震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特當時爲然使千百載之後猶凜然畏之此經所以久繫而不明也朕比命列於博士訓迪諸生爾以修潔該洽而膺是選必能明聖人作經之旨使學者有攷焉勉稱厥職予則汝嘉可特授依前宣教郎太學春秋博士填見闕靖康元年十月二十日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九十八卷 目錄

春秋部藝文二

春秋經傳類對賦 有序 宋徐晉卿

經籍典一百九十八卷

春秋部藝文二

春秋經傳類對賦 有序 宋徐晉卿

余讀五經酷好春秋治春秋三傳雅尚左氏然義  
理牽合卷帙繁多顧茲謾難以殫記乃於暇日  
撰成錄賦一篇凡一百五十韻計一萬五千言欲  
包羅經傳牢籠善惡則引其辭以倡之欲錯綜名  
跡源流起末則簡其句以包之欲按其典實故表  
其年以證之欲循其格式故比其韻以屬之首尾  
貫穿十得其九命曰春秋經傳類對將使究其所  
窮可以尋其枝葉舉其宏綱可以撮其樞要也其  
間立意迂闊措辭鄙野不尚華而背實但慮涉於  
淫競不摘詭以抉奇又懼傷夫名教故用藏於巾  
屨以自備於檢尋傳之昆雲而俾謹乎誦習非敢  
流布聖旦昭示鉅儒以爲哂噱之資也皇祐三年  
莫不編年示法繫日摘辭左丘明傳之釋義杜元凱  
運及姬世天生仲尼修魯國之史策遵周公之典彝

正月望日序

注之質疑十二公之事言用傳後世五十條之凡例

式據前規有惠夫人實生桓子當平王遷都之末是  
隱公卽位之始乃有樂伯獻麋宣十郤至奉豕成十

族衆仲隱八詢名申繡桓六子駟請息肩於晉襄元荀息謀

許絕大岳之禪隱十鄭廢泰山之祀隱八帥師入極譏

無駭克勝之由隱二求好於邾貴儀父會盟之美隱七問

同晉疆戚田九魯略棠地隱五節八音而

行八風同叔仲帶竊其拱璧襄十一魯陽虎納以大弓

元雖未獲一吉人行父則庶幾免戾文十而能流四

十宋昭滅宗知庇根之失所文七鄭莊寵弟患蠻以

難隱九貴有常尊宣十禮有異數莊十石尚歸脤定八

四齊桓拜胙僖九向戌尤孟獻之室襄十韓宣譽季孫

之樹昭二解籠而鄭國以亂宣更驚而齊臣致怒襄二

魯築王姬之館外禮彌尊莊二晉爲太子之城內讒益

固莊十八蛇妖禍鄭莊四十禾怪害齊莊十強鉏不能衛足

六鄧侯徒後墮臚莊晉逐楚於頬北直十魯追戎於

濟西莊八施氏沉郤犨之子成十鄭人奪堵狗之妻

五襄十姜氏構謀軌死歸於魯國莊十子比晉立靈王

失於乾谿昭十鄭寧違言隱十齊楚結好九晉荀躰

掩耳而走昭十三渾良夫被髮而諫哀十或驂乘以持

帶襄十二或塞井而夷竈成十靈見梗陽之巫襄十躰

生萑苻之盜第二掩義隱賊驩兜招渾敦之稱文十

毀信廢忠共工得窮奇之號文十伯有強死昭七鄭莊

寤生隱元越椒有熊虎之狀宣四伯石是豺狼之聲昭二

與玦衣者表守國之意周獻綴紵者伸結友之誠襄二

賤逆文四鄭忽先配而後兄隱魯賄荀偃也以壽夢之

流布聖旦昭示鉅儒以爲哂噱之資也皇祐三年

鼎九周分唐叔也以密須之鼓定四楚王伐畔降許

作禍胎昭十七裨讓能謀襄十一叔向好直襄二

也秦伯爲之出次文越圍吳也趙孟降於喪食十

因龍命氏蔡墨陳劉累之宗九以鳥名官鄭子述

金天之職七十衛人饋錦十宋公求珠十塞夷

庚而絕晉八城州來以挑吳昭十楚侍者知擠於

溝壑

裕十絳縣師久辱在泥塗十樂盈過周既思

父厥之過十一華耦盟魯特陳祖督之宰十一大官

底身十一舊職展體四輶頗之奔也旣進其股肱

莫十葛盧之朝魯也又饋以芻米十晉軍風於澤

信十鄭車僕於濟三鄭享楚子爰仲九獻之儀十

秦饋晉侯乃用七牢之禮五秦人入都五楚國圃

江三戎昭果毅二民生敦龐六荀吳園鼓而鼓人

服五十晉侯伐原而原國降十二棟折椽崩子產心

憂於鄭國十一歸貴屢賤晏嬰指陳於齊邦始歲害

鳥帑十八辰伏龍尾五頓子詳事晉而背楚四十悼

夫人瘠魯以肥杞十九克黃得楚子以賜生宣十變

使祝宗而祐死七成十僑如已獲宣伯由是以旌功十

一陽州旣降苦越因之而名子定季隗就木十三懷

國爭囚上下手于以決矣十六魯邦讓戰小大獄由

是明之十苟偃瘳疽十晉侯惑蠅或驂絆而止

三或瘡動而鼓五髮之短者齊欲勝吳十鬚之長

者楚仍奪魯七伯禽始封於魯國土田陪敦定妙冒

肇啓於楚邦築路藍縷十一泰伯改館十晉侯加

遷六穆叔辭金奏之樂四郤至驚地室而縣成十神

奏虢公之鑿二夷之蒐賈季戮於東駕文王惠和

於狼瞫二夷之蒐賈季戮於東駕文王惠和

高之弓八晉侯治兵於絲上三閽止失道於弇中

四東十魯封須句念實司於太皞七唐十二楚滅夔子因不

祀於祝融十六魏犨東晉傳二楚王傷目成十華臣

弱翠比之室七子重殺巫臣之族成伊戾讒今宋

瘞死十六無極譖今朝吳逐唐十晉獻將廢於太子

衣以偏衣周魯昭欲寵於家舊賜之輕服周三伯宗

避重成五荀吳驅衝十臧文仲宿於重館十二叔孫

豹食於庚宗周弟子千食百人之餼周桓子獲千室之

封十五楚王汰辰克九成十齊侯三日取龍成三歲在豕

韋良弘識蔡侯之福周十一星出婺女裨電知晉國之

凶十周屠伯饋羹十考叔舍肉周賜魏絳以金石之

樂周十命士會以黻冕之服周十子產之爲鄭政也

田有封洫周三趙武之相晉國也民無謗謗周鄭由

子突三覆旣殪於我師周晉用賁皇四卒更敗於王

族十六伯有公怨周七季子私言周趙宣子私馬尋

食文七僖負羈真璧盤飧周二封非不遺於下體周三

葛藟能庇於本根文不虞制人坐見燕師之敗周五無

謂邾小行聞晉卒之奔周二城彼緣陵周十盟於曲

濮人潘崇掌環列之尹周趙盾爲旄車之族二鄭之

火也出新客而榮舊客周十宋之災也徹小屋而塗

大屋周衛獻公與言於孫子不釋皮冠周十鄭子產

將見於晉侯乃加戎服周五楚子汰侈周元文王惠和

禦六周蔡昭侯沈玉而晉漢周三晉文公投壁而盟河周二

申包胥依牆而哭定齊莊公拊楹而歌襄二乘甲復

來念宋諱之頗衆宣齊守陴皆哭傷節難以滋多宣十

準成十聘而獻物朝而獻功此事霸之禮也則孟獻

子之言堪崇宣四十七札夸由基之射周十六鉤傳顏

趙孟得吳王之賜周二樂鍼執櫛以承飲周六魯侯

申宮而微備周魏奚稱善不避親而不避讎周三魏舒

舉賢以爲忠而以爲義周二衛多君子襄二禹稱善

人宣十夫差三年而報越周定十長萬一日而至陳莊

二鳥獸之肉不登俎周五蘋蘩之菜可薦神周三築室反

耕楚衆而惟將守宋五十裹糧坐甲晉人而且欲擊

秦文十孟明焚舟文三繞朝贈策文十楚城陳蔡周十

晉滅虞號周莒子之城已惡成慶封之車甚澤襄十

郤犨傲而取禍成十觀虎勇而見禍周三賂以紀顧齊

將致於晉侯周十晉公以魯壺周用享於文伯周十宋佐

後至周州綽先鳴周二襄仲殺嫡而立庶文十季札

哀死而生事周十七杞子掌北門之管周三屆罷簡東

國之兵周十楚闇倚相之譽周十晉推董史之名周

竊藏而逃頭須有納君之志周十四握節而死子卽無

廢命之誠文人御廩延災周十宣樹邇火周十狂狡失

禮而違命周二娶妻去否而獻可周二雖陽虎而願東

定九且楚人之尚左周安于祀廟趙孟感於前勸周十

燬公立宮季免於後禍周元郭榮扣馬周十衛獻射

鴻周十杞國用於夷禮周七伊川變於戎風周十二周

裏王不忍小忿周十四宋華元旦多大功周十幄幕九

張子產適宜而相鄭周十革車千乘魯昭習武以寬

紅周莫敖趾高周十楚王心湯周晉士會問殺秦之

禮六周周公閱解昌歌之饗周三二五耦譜於申生

十之十一牢享於士鞅弟叔魚霤邢侯之獄足顯貪婪昭十孟獻聘鄭伯之辭可知邪枉成四都悼朝魯

七人襄一子萬武有孟津之誓成四有岐陽之蒐同圍原命

三日之糧用彰有信成二犒秦備一夕之衛人見多謀

十三魚里觀優襄二楚宮振萬莊十狄有五罪宣十

七楚有六間成十子常賄而信讒昭十七楚王汰而慎諫

西文公施三罪而服晉克慎邦刑成二魏絳陳五利

而和戎用芻國患襄晋殺狐突成十三楚滅夷封昭十

廬居不重席襄八伯有飲必擊鐘襄三封伯禽以殷民

七族定四分唐叔以懷姓九宗上韓原敗師晉惠復諫

而違十楚丘封國衛文務材而訓農周夷吾奔

梁僖六子囊伐鄭襄八智伯復而好勝成十七樊須弱而用

命襄十雖夫婦以爲賓襄三亦男女之辨姓襄二命

令襄十五物莫兩大莊十二事無二成成凡歌詩則齊有異

絳老作乎縣師襄三使敬仲爲之工正莊十二太叔對

禮於趙鞅始辨禮儀昭五國儕問政於然明方知政

有必大之名元司徒妻與之石笄成二新築人請以繁

志襄六吹律則楚多死聲襄十聽衛則憂而不困襄二

十九歌魏則陰而易行同隨會有足使之智文三十魏萬

敏襄十邾莊下急定三將欲修而車賦襄八必在險其走

集襄十二雖行李之往來襄三亦鼓譟之出入成五慶封

好田而嗜酒坐見棄生襄二齊侯棄好而背盟行知

禍及襄十宋見星隕僖十晉聞石言昭八召展奪公子

之秩昭十齊侯斂大夫之軒襄三十子蕩以弓桔華弱襄十

晉人以幕蒙季孫昭十南蒯而始以費叛昭二十黑肱

而終以盜奔僖十一桓子功而賞狄宣十趙衰餕而處

原襄二十棄室而耕季札之守節襄十易位而令誦

魏子之干尊定五救災恤鄰僖十取威定霸僖二則

修陳而固列成十一則載燧而夙駕文十不服冕乘

軒襄十行爵食炙上申生哀歸胙之讒僖四合比被埋

書之詐昭六楚子玉治兵之日鞭者七人僖十二晉文公

報惠之年退於三舍成二世濟其美文十天誘其衷

十無忌之有疾也讓於韓起襄七宋穆之將死也屬

於鴉公隱五星隕墜而化石僖十六鶴退飛而遇風

六衛早討邢而雨降僖十周饑克殷而年豐同勝

伍員諫吳其爲沼襄元適乎宋野蘭歌聞艾猿之歌定

四戰彼韓原秦伯獲雄孤之兆僖十陳猷如忘襄七邢

遷若歸二晉文公受戎賂之服襄二衛文侯衣大布

之衣周仲孫旣省於魯難元秦伯又輸於晉饑襄十

且陳衛之方睦同實晉鄭之焉依襄六晉臣貪天之功

人難競賞襄十四舊史諱國之惡誰敢爭譏元天生五

才襄十七武有七德宣十郤至驕稱其伐成十紀侯大

纓上韓起食淫求玉環於子產襄十晉侯讓惑賜金

玦於申生同敬仲辭卿襄十二國儕讓邑襄十六子羽銳

敏襄十邾莊下急定三將欲修而車賦襄八必在險其走

毫社非祥既告於伯姬襄三龍見絳郊達識更彰於

王室襄五原繁之先兮典司宗祏襄十毛伯賜魯文之

命文晉侯受公孫之策襄三楚國既烹於石乞襄十

山之會昭四康有酆宮之朝同趙孟賦詩欲鄭邦之一

獻襄元吳王棄禮徵魯國之百牢襄七號公之祖今勤在

人之阜襄二見惡如去草同逐寇如追逃文穆有塗

山之會昭四康有酆宮之朝同趙孟賦詩欲鄭邦之一

獻襄元吳王棄禮徵魯國之百牢襄七號公之祖今勤在

考叔請羹實將施於鄭伯元祁奚請老襄三伯華得官

同

趙鞅以鐵鑄刑鼎襄十二季孫以鐘作公盤襄十樂

王辭請豹之帶元范獻子求婼之冠昭二十三呂鉤退泥而射月成十六聲伯泣瓊而涉沮成十七楚闔取葦掩之室襄三鄭人斲子家之棺宣十晉有秦憂爲州兵而拯急僖十魯多齊難作丘甲以謀安成元彼高騎兮百兩一布弟二此秦伯兮千乘二去楚軍右轍而左蓆宣十六鄭師先偏而後伍桓五天王狩于河陽昭十八晉侯盟于踐土同司馬牛致珪而適齊京十蕩意諸效節以奔魯八楚金欲鑄於三鐘僖十晉鐵乃賦於一鼓第二十九秦伯素服而迎明視既以知臣僖十三叔武捉髮而逆衛侯亦惟戀主僖二聲子斬鞅昭二伯禁汰言鄙人滅鄧而節特略襄上齊侯滅菜而萊特謀同載鉤樂之財襄十三戈撈長狄之喉文十太叔之奔共也故曰共叔襄元晉侯之納鄂也謂之鄂侯昭六天道遠而人道通昭八家量貸而公量收昭三賈華元者以百駟之馬宣二犒秦師者以十二之牛僖十三能禮國人未飽得親賢之道文十不毀鄉校國儕知議政之由襄十一穆子投壺襄十齊侯舉矢同擇善而舉襄十九胥童以甲効樂書成十越俘以刀弑吳子襄十九晉昭之出在季孫昭十五衛獻之政由甯氏襄二季友念原仲之舊葬禮非焉襄十二韓起結田蘇之游立之可矣襄十七登車望陣成十六馮賦觀兵僖十八楚幕空而樓鳥樂襄二齊師遁而班馬鳴襄十寺人柳熾炭于位襄十四晉文公朝以受策襄二楚平王拜而厭紐襄十六荀偃親受矢石襄三重耳躬擐甲胄成三十叔弓卒而

魯廟去樂昭十荀盈死而晉侯飲酒昭九魯穆姜辯而不德襄九宋其姬女而不婦襄三幾先楚使雖知乎鄭昭宋聲宣十費始齊臣但見平崔薄慶厚襄二晉侯定五齊饋魚軒同曹人致餼之禮昭十宣伯饋穀之恩成五秦晉匹夫婦正僖二姬姑耦而子孫蕃宣三獲雉而賣妻始笑昭十八生子而息媯未言襄二十男有室而女有家葬儀豈索桓十公當享而卿當宴御禮斯存宣十晉似犧牛昭十秦如持鹿襄十背盟孔達歸元宜十歸罪先殯宣三十魯侯祔殯而襚襄二子家易殯而哭定元宣子于首山襄二魏舒獵於大陸定元鄭厲公而遂殺傅瑕莊十衛衎歸而乃讓太叔襄十六楚子觀兵於周疆宣三成王定鼎于郊同鞍師既克范文子豈敢矜功成二晉賞雖行介子推未嘗言祿僖二益當秋出宣十蠭自冬生同車裂觀起襄十二藩載樂盈同郤宛卒今楚國誘昭十七良霄死今鄭人驚昭七雨入高魚之寶襄十六水灌徐子之城昭三不知貽譏臧文仲山節藻悅文非儀致請魯莊公刻桷丹楹莊十四侏儒敗邾子于思因襄二宋左師簡而禮昭三樂王鮒字而敬昭四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僖十魏戊有守心而無淫志襄六子木虎賦襄二齊侯省刑昭三主商丘之地元襄三得一夫而失一國莊十除三惡而加三利昭十楚囚操樂旣不忘於楚音成九鄭卿賦詩且不出于鄭而救邢同晉荀偃卒而猶視襄十楚成王謚而乃瞑元襄三允當則歸楚子襄二齊侯知於軍志襄二見可而進士會先達於武經宣二趙孟語偷襄三華元言疾成十齊慶封與盧蒲易內襄二晉祁勝共郭滅通室昭二文子無藏金玉襄五孫文子不聽琴瑟襄十九獻俘授馘官之罪文樂書無離局之姦成十畢氏後占名冠萬民之數元成季先上位參兩社之間同慶克蒙衣襄十楚子投袂襄三晉惠公情於受瑞僖十楚越椒倣於執幣文鄭伯之弟不義襄九周子之兄無慧成十用周子兄謀非善故此又云周子之兄無慧一前事兩用竟失於捲點處文之未盡工穢此類尚多

登於三量齊民歸陳氏之施昭三餼彼一鍾鄭國感皮之惠襄二楚氛甚惡襄二魯祲非祥昭十文伯豫知於鄭火昭六禪寵先見於陳亡昭九楚靈王殉以一女雉門定齊饋魚軒同曹人致餼之禮昭十宣伯饋穀之恩成五秦晉匹夫婦正僖二姬姑耦而子孫蕃宣三獲雉而賣妻始笑昭十八生子而息媯未言襄二十男有室而女有家葬儀豈索桓十公當享而卿當宴御禮斯存宣十晉似犧牛昭十秦如持鹿襄十背盟孔達歸元宜十歸罪先殯宣三十魯侯祔殯而襚襄二子家易殯而哭定元宣子于首山襄二魏舒獵於大陸定元鄭厲公而遂殺傅瑕莊十衛衎歸而乃讓太叔襄十六楚子觀兵於周疆宣三成王定鼎于郊同鞍師既克范文子豈敢矜功成二晉賞雖行介子推未嘗言祿僖二益當秋出宣十蠭自冬生同車裂觀起襄十二藩載樂盈同郤宛卒今楚國誘昭十七良霄死今鄭人驚昭七雨入高魚之寶襄十六水灌徐子之城昭三不知貽譏臧文仲山節藻悅文非儀致請魯莊公刻桷丹楹莊十四侏儒敗邾子于思因襄二宋左師簡而禮昭三樂王鮒字而敬昭四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僖十魏戊有守心而無淫志襄六子木虎賦襄二齊侯省刑昭三主商丘之地元襄三得一夫而失一國莊十除三惡而加三利昭十楚囚操樂旣不忘於楚音成九鄭卿賦詩且不出于鄭而救邢同晉荀偃卒而猶視襄十楚成王謚而乃瞑元襄三允當則歸楚子襄二齊侯知於軍志襄二見可而進士會先達於武經宣二趙孟語偷襄三華元言疾成十齊慶封與盧蒲易內襄二晉祁勝共郭滅通室昭二文子無藏金玉襄五孫文子不聽琴瑟襄十九獻俘授馘官之罪文樂書無離局之姦成十畢氏後占名冠萬民之數元成季先上位參兩社之間同慶克蒙衣襄十楚子投袂襄三晉惠公情於受瑞僖十楚越椒倣於執幣文鄭伯之弟不義襄九周子之兄無慧成十用周子兄謀非善故此又云周子之兄無慧一前事兩用竟失於捲點處文之未盡工穢此類尚多